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二上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凡十七年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質實房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三月周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質實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晋安帝義熙二年○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遣閻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

拜默啜因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璹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東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豐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勝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代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李嶠贊皇人楊再思鄭州人單于外蕃君長號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周鑄九鼎成

九鼎成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令宰相諸王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入

質實　九鼎注見周慎靚王五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書法　三年書鑄大儀矣八年書鑄天樞矣於是復書鑄九鼎焉終綱目書鑄六詳新莽天鳳四年而后居其三亦泰甚矣哉

周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

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内史【質實】王及善邯鄲人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集覽】綠珠晉石崇有妓妾名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綠珠遂自投於樓下死之【質實】羅告注見嗣聖九年

【發明】喬知之族誅而綱目止以殺書者何哉知之溺一愛妾遂至淪陷其族故綱目末減偽周之罪蓋恕周所以惡喬也其旨微矣

周来俊臣伏誅

来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揺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噉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集覽 南北牙唐分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官寺為北司故稱北牙

質

實石勒武鄉人有豪志因晋亂起兵割據都襄國自稱趙王不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　武氏殺人多矣自永徽書房遺愛以後四十四年無書伏誅者武氏所殺多非罪也於是始書來俊臣後書閻知微俊臣誣陷善人知微受祿山官皆大罪人也故特書誅

發明　武氏殺人多矣獨俊臣死得其罪故以伏誅書之雖然是時監察御史李昭德與俊臣同死綱目何以畧而不書曰武氏亂唐大夫士稍知愛重者必有以自處其身奚至駢首受戮故綱目於武氏殺戮之事或書或不書其書之者所以著武氏之惡其不書者所以示不滿時人之意此固書法之深旨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冀州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畱其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於突厥

質實 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柳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凱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

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質實

王求禮許州人

詿誤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

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

質實 羅織注見景龍元年

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

費於遠方幷甲兵於塞上使敵人無侵侮之患則可
矣何必窮其部落與蕃人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
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
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
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邊外不擊而服矣時蜀州每
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
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
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
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
關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集覽

斛瑟羅名也姓阿史那氏嗣聖三年太后以為繼往絶可汗

質實

滄海即東海神僊傳麻姑為王
方平言自接待以來見滄海三為桑田又注見漢光
武建武七年流沙河名注見漢元帝初元三年五嶺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四鎮注見德宗建中二年安
東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餞饍注見隋煬

帝大業十二年推亡固存注見漢宣帝黄龍元年高氏絶國高氏謂高璉之後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張柬之襄陽人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一統志云姚州本滇國地漢初為弄棟縣屬益州郡東漢改為楪棟縣蜀漢屬雲南郡唐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以其民多姓姚故名天寶中南詔蒙氏改為弄棟府宋時段氏改為姚州元立統矢千户所至元中復改置姚州屬大理路天歷閒陞為姚安路本朝初改路為府後又改姚安軍民府隷雲南道瀘北瀘水之北注見漢後主建興五年瀘南注亦同上

書法仁傑進用例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仁傑心乎唐者也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詣行宫之名綱目於其始相特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

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者也他日帝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

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為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

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集覽 控鶴監供奉官名也唐百官志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録事等監三品嗣聖十七年改為奉宸府

質實 櫛風沐雨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鸚鵡鳥名注見太宗貞觀五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前書簒神都外城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可也今帝既還反正有日黜偽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哉

發明 綱目之於褒貶有坦然明白者有微詞與義寓於其中者武氏未改國號以前凡用人皆

書太后自改號後皆書周然去年狄仁傑同平章事獨不書周何也蓋廬陵之歸自仁傑為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廹卒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社稷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繫之周則明其本志為唐非武氏得而臣之繼書帝還東都序於其下則見復唐之績原於仁傑為相之後此其微詞奥義寓於其中要在後人深求而得之者也不然仁傑他時進用皆書曰周何獨於此而不書周哉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嬀檀等州

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外蕃女者由是忤旨出刺合州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

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究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嬀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與我燕穀種器行濫帛踈惡且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河北諸州聞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田百姓大悅

集覽 器行濫器物不牢而濫惡也先曾給與農器三千事今故云

質實 唐韓琬傳器不行窳音義曰不牢曰行苦惡曰窳淮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真陽合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墊江嬀檀等州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寧檀本秦漢時漁陽郡地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無置安州北齊廢郡以二縣併入密雲縣後周改安州曰玄州隋初置檀州後改為安樂郡唐初復置檀州遼為武威軍宋號橫

山郡金復改檀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為密雲縣屬順天府衛州注見秦莊襄王三年汲敬暉絳州平陽人可汗外蕃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金湯非粟不守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集覽足繼祁奚左傳襄三年晋中軍尉祁奚請老晋侯問嗣焉祁奚舉其子祁午以自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立其子不為比今狄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可繼祁奚不比之美矣參朮本草人參味甘微

寒微温丹參沙參皆味苦微寒苦參味苦寒玄參味苦醎微寒爾雅朮山薊注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白朮味苦甘温蒼朮味苦甘

質實

一統志云祁奚晋人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職死公問孰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平公立起奚為公族大夫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周以武攸寧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

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輿中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

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㪤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㪤乃殺之及退唐般若族誅贈㪤冬官尚書謚曰節

集覽 唐般若唐姓也名般若般若音撚喏

質賁 翻城猶言踰城也高㪤京兆萬年人

書法 許欽明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之也高㪤以死節書其過欽明多矣書曰周刺史何帝在東都則周之為唐決矣雖書周無嫌也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

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蕃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質實 趙定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書法 皇太子書立恒也未有書以者書以為皇太子何帝矣而為太子非所以也故不從恒辭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集覽 摸摸撩捫撚也稜盧登反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僉載曰味道為相或問其燮和之道無答但以手摸床稜

冬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〇周以狄仁傑為

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

本摇動為唐計耳　質實　東宫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集覽　磔陟陌反裂也裂其支體而殺之史記磔作矺正義音貯格反索隱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質實　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旦嘗為皇嗣矣於是廢之則不書廢何不予武氏之立之也故旦終始書豫王自皇帝廢

為皇嗣書以自皇嗣廢為相王亦書以皇嗣

○周置控鶴監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薛稷員半千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集覽員半千員王問反姓也名半千

質實李迥秀涇陽人大亮族孫薛稷汾陰人道衡曾孫員半千齊州全節人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周貶宗楚客為播州司馬

質實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周遣使

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此小人獻媚之極致亦不足道第武后遂喜而厚賞之則崇長諂諛甚爲失體

禱少室山

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厚賞之集覽犧牲祭天地宗廟之牲曰犧卜得吉曰牲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左傳僖三十一年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質實不豫猶言不安也少室山注見嗣聖十二年嵩山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蕃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以所統七千帳來降集覽贊婆欽陵長弟

名諭嶻巖名也論贊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嗣聖十七年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不書周不為周降也此其書降周何帝在東宮則周之為唐也決矣雖書降周無嫌也

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太后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於明堂銘之鐵券

集覽太子相王太子謂中宗也相王即豫王旦鐵券漢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注謂以鐵鐫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

質實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后不許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考證

當分註謚曰貞○謹按武氏之亂仕于其朝者皆偽官也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婁師德也況師德寬厚清慎盛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之稱故當註其謚云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

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質實

河隴謂河西隴右注見漢靈帝中平三年

周以武三思為內史○河溢

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

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歸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懽欣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寛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太后名使代之

集覽 葅醢葅臻魚反字本作葅酢菜也醢肉醬也前漢刑法志葅其骨肉於市注葅謂醢也戰國策不避葅醢之誅注高誘曰言剉斮之如此耳萊蕪縣名屬泰山

質實 韋嗣立陽武人思謙之子一統志云萊蕪漢之縣名屬泰山郡本春秋時夾谷地魏移治嬴縣隋屬魯郡唐屬淄州尋省入博城縣後復置屬兖州宋初因之後又增置萊蕪監金廢監以縣屬泰安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

突厥默啜以其子匐俱為小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

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

匕首邪項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胃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名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集覽】魁岸雄傑貌前漢江充為人魁岸注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傴僂傴於武反背曲也僂力短反尪也廣韻注傴僂不伸也莊子一命而傴再命而僂林希逸口義云傴背曲也僂腰曲也【質實】一統志云安固晉之縣名屬臨海郡太康初析置始陽縣尋改曰橫陽隋省之唐復置安固縣乾元中改為平陽縣宋因之元陞為州　本朝初復改為縣屬溫州府爭

趙州之功事在嗣聖十四年然業已如是業已注見漢王邦元年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

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質實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餘慶從子

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西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外國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西僧詭譎直欲招置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質實 一統志云三陽宮在河南府登封縣唐聖歷中所建舍利釋氏要錄阿育王造釋迦真身舍利塔注釋迦佛既

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
名曰舍利子阿育王造塔以藏之萬乘注見秦始皇
二十六年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五月朔日
食○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内殿曲宴
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命易之昌宗與李
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内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
乃王子晉後身太后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
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内
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内寵易之昌宗足矣
而侯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
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

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集覽三教珠英書籍名王子晋注見晋穆帝升平三年周太子晋媒衒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衒自矜也衒音縣廣韻注自衒鬻自媒也

質實朱敬則亳州人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緪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名公卿合宴舉觴

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集覽躡索注見嗣聖十三年飛索以繝質實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君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集覽諸論王崇曰吐蕃之俗不言姓其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質實隴右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涼州注見景龍二年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

役人物不天来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将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来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将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集覽 伽藍伽求迦反梵語僧伽藍摩或曰僧伽羅摩猶中華言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也釋氏要覽刹音與察同梵語刹中華言竿即幡柱也增韻注僧寺也緇衣緇帛黒也浮屠所服袈裟壊色衣也

質實 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書法 先是嘗作大像財天堂矣天堂既火於是復造前作大像不書此其書何為仁傑之諫書也後書復作為李嶠之諫書也綱目書二子故書罷役亦書之終綱目書作大像三 丁未年魏主宏

是年周武氏二

十一年再書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考異此書謚誤考證當去文惠二字分註謚文惠○謹按狄仁傑仕偽周為内史曲盡忠誠迎中宗還宮授計五王反正唐室卒于周贈文昌右相睿宗贈司空玄宗追封梁公綱目書曰司空梁公狄仁傑卒凡綱目書武后時事事各冠以周號雖如婁師德卒猶不免也獨仁傑不加周號者明其心在唐室不曰文昌右相而曰司空梁公明其忠於唐室褒之也褒之所以示勸也綱目平易中有精深處故曰非朱子其誰能修之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

仁傑在當時為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特患不

能竭忠為國爾
若果盡誠無二
不以身家為念
雖當艱危之際
亦可深蒙主眷
況朝廷清明乎

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質實 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桓彥範丹陽人 大州莫詳沿革或謂敬暉前為衛州刺史疑大當作衛未知是否明者察之 梁郡名注見宋順帝昇平三年

書法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為

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謚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唐臣卒具官爵姓謚者五人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具號官爵謚者一人郭子儀

發明　婁師德之卒綱目以周納言書之雖具其官然固不免為周之臣也狄仁傑之卒書爵書謚而不繫之周則仁傑雖事武氏固唐之臣耳夫武氏廢唐人神共憤仁傑蒙恥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紓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以著仁傑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雖然仁傑不繫之周是矣胡為亦不繫之唐哉曰是時武氏雖僭位號然天下實唐之天下故不必繫之唐而已知其為唐此又綱目書法之意也或曰武

氏殺賢士大夫多矣奚獨於仁傑信重若此曰狄公一念在唐發於精誠惓惓懇懇其所以為武氏言者不出諸此故武氏亦以誠相感初非有奇謀異說行乎其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其狄公之謂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發明武氏自六年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正月為一月至是凡十二年間前史皆從其說每歲十一月書於歲首以為正月繼書臘月一月然綱目止用夏正紀月初未嘗為之改易今此雖書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其實歲首固已自用正月不待是年而後復凡此皆其斥絕武氏不予其改易唐家之正朔也然則曷為書周曰書周所以著其纂唐之罪明其自絕於唐

爾若紀年則用嗣聖而正朔止用唐舊此則綱目自立義例取法春秋之義不以其私自改作而遂從之者也故曰綱目之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質實

韋安石杜陵人孝寬曾孫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十二月周開屠禁

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弋獵著之典禮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矣遂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質實崔融齊州全節人月令禮記篇名乃呂不韋所著言十二月政令所行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也

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名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一統志云武邑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晋置武邑郡於此北齊郡縣俱廢隋初復置縣以觀津縣省入屬

冀州唐宋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三月周流張錫於循州

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洩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舍三品院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蔬食太后聞之赦味道而復其位

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

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憮然【集覽】颺言亟明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颺

【書法】記異也終綱目書冬雪一漢元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月雪一丙子年新莽書三月雪四漢景帝中六年武帝元鼎三年元帝永光元年是年書四月雪二漢成帝建始四年陽朔四年自是無書雪者矣

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集覽】媵婢媵以證反送女從嫁為媵婢

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暐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質實 崔玄暐博陵人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質實 一統志云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南六百四十二里

本漢武威郡地唐築和戎城宋因之元為古浪城立巡檢司屬永昌路本朝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户所仍屬焉白亭軍白亭本海名在陝西凉州衛東北境唐郭元振置軍於此故名白亭軍突厥北狄國名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甘州

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宫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顔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質實神堯

文武唐高祖謚為神堯皇帝太宗謚為文武皇帝

周設武舉○突厥寇鹽夏遂寇幷州周遣薛季昶張仁愿禦之質實鹽夏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幷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張仁愿下邽人○秋八月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

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乃賜爵鄴國公質實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書譏私也漢世初賜爵止左庶長至宣帝以後賜爵皆侯矣入唐以来自贈武士彠外未嘗書賜爵唐書賜爵始此而得昌宗封爵之輕甚矣哉唐世書賜爵十五昌宗李多祚等敬暉等牛仙客李林甫等安祿山李光弼等僕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等韋臯李愬裴度李德裕楊行密天寶

以前自李多祚敬暉外皆濫授也至德以後自楊行密外其庶幾乎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書法宋文丁卯年梁武巳巳年唐開元十七年日食亦皆不盡如鉤矣不書此何以書為武氏書也武氏以陰侵陽且極矣故次年丙日食之既終綱目書日食不盡如鉤二是年玄宗天寶十三年含是無書者矣

○吐蕃遣使求和

宴吐蕃使者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集

覽碣石此非北平郡驪城西南之碣石按戰國策注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質實麟德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碣石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書法書求和始此終綱目書求和二是年玄宗開元九年請和四嗣聖十三年睿宗景雲二年代宗永泰元年憲宗元和四年敵國不與焉

冬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戰破之質實茂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冉駹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按雪寃獄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

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集覽雪冤雪除也洗也洗雪而免罪質實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蘇頲武功人瓌之子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質實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張嘉貞蒲州虞鄉人平鄉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宫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别敕徵名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名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别名者請降手敕及玉契太后然之

質實　崔神慶東武城人義玄次子

三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六月寧州大水

質實　寧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絶太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復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并其地集覽突騎施西夷種名本西突厥之別部元和姓纂云突騎施本號西陵突厥質實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牙帳注見玄宗開元八年碎葉西域國名或曰突厥中有碎葉城

九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呂后末年日食既后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卒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卒日者至陽之精

人君之表今乃為女主之應乎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理固然也今武氏反陰為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頒正朔於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

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八荒謂八極之外荒昧之地也詳見淮南子

書法 食既大變也往年九月不盡如鉤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武氏之陰沴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即世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漢惠帝七年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盡不如李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
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
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
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
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
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
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
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
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
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
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
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
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
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
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

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
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
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
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
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
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
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
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
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
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
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
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
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
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太后

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當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詒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集覽

張說讀曰悅恟恟字本作恟與匈兇通漢高本紀天下匈匈翟方進傳羣下兇兇孫奕示兒編曰按皆當作上聲讀說文擾恐貌高要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晙祖峻反中傷中陟仲反陰中害之也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張説洛陽人宋璟邢州南和人張廷珪河南人劉知幾彭城人藏器之子青史夏㫻曰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伊周伊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周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畯滄州景城人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顛沛朱子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馬懷素丹徒人爨布奏事彭越頭下事在漢高帝十一年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

始安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

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賀實始安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四年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

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死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弄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生七年矣

甲辰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賀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周作興泰宮

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宫以其材作興泰宫於萬安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咎巳而愛人也不從

質實云三陽宫注見嗣聖十六年一統志興泰宫在河南府宜陽縣西萬安山唐長安四年所建萬安山在河南府城東南四十一里又名大石山北接登封縣盧藏用幽州范陽人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鍠而已

集覽 貶累（累力偽反玷辱也鍠胡盲反）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毗陵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靡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

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

初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夏官尚書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乃改春官尚書同三品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吒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集覽 吒列虜複姓

質實 姚崇陝州峽石人懿之子

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質實 高麗東胡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

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敕以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長社縣名注

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質實

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幽營二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營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

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質實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書法自草命以来凡封拜皆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柬之心乎唐者也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惟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周以岑羲為天官員外郎

太后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茍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集覽長倩為累累力偽反事相縁及也長倩乃羲之伯父先因諫立武承嗣為太子被誅故云　質實岑羲鄧州棘陽人文本之孫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名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尋敕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

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后不以内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畧殆與孝武等矣

集覽飛書如語無姓名上書者漢書注不知所從來也昇皮變反

質實許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李邕江夏人善之子韋承慶鄭州人思謙之子隴蜀謂隴西蜀郡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大

辟刑名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大辟之計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事在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周勃書下其獄既而赦之釋無罪之辭也吕宗書其下獄既而赦之釋有罪之辭也終綱目下獄書既而赦之

二詳漢文帝四年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彦範表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摶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集覽摶擊之任御史之職出討奸猾如鷹鸇之摶擊鳥雀質實表恕已滄州東光人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

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見寃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彦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内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宫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宫彦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

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集覽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官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天津南天津在龍門山之西北天津南謂在天津南橋質實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楊元琰號州閿鄉人長生殿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華清宮天津橋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

二年魏郡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

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决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

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集覽　毒痡四海書泰誓文蔡氏傳曰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毒病四海之人言禍所及遠也文姜預弒魯桓公夫人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殺之哀姜預弒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後莊公薨子般即位慶父使人弒之魯人立閔公後年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弒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何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聖人例以孫書例謂春秋凡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于齊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孫亦作遜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注孫孫遁而去閔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注哀姜外淫故孫稱姜公羊傳作夫人姜氏孫于邾

婁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文姜哀姜與聞弒君之後史筆畧不及之視二人如往而不歸者是所以深絕之也

正誤

文姜哀姜今按文姜孫齊之後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又享于祝丘又如齊師又會于防又會于穀又如齊又再如莒又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凡十見哀姜孫邾之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書葬我小君哀姜凡三見集覽謂與弒之後史筆畧不及之非也然哀姜與弒二君去而不返春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宜也文姜與弒桓公之後即歸于魯亦書夫人孫于齊一例皆以孫書何也其罪已極雖即歸魯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也

質實

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書法

武氏自臨朝稱太后既草命則削稱武氏絕之於唐廟也上書討武氏之亂綱目固已正

名其罪矣此其復書太后何罪唐朝之君臣也太后絶唐宗廟罪莫大焉中宗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大臣知守常而不知斷義從其恒稱所以深譏之也而復號曰皇帝焉又甚矣故綱目雖書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而其崩其葬則從其恒稱然則書還太后何太后得罪宗廟固不得以自還為文也綱目書還太后六其辭有二秦太后漢靈竇太后魏郭太后齊宣德太后皆逆辭也漢閻太后唐武太后皆罪辭也

發明綱目自七年改國號周之後不書太后止書武氏明其得罪於唐宗廟故黜而絶之廢為庶人是以止書姓氏爾今此上書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而下書還太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夫所謂太后者即武氏也既討其亂又尊其號可乎綱目於此深恨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

備載胡氏之言於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爾況皇帝者有天下稱烏可加之於已廢之婦人乎直筆書之其義見矣可勝嘆哉可勝惜哉○丘濬曰嗚呼皇帝者天子之嘉稱非婦人女子所得稱也彼其逆理亂常自為稱謂勢必行而威可畏臣下懼死而不敢拒猶之可也今既立皇帝矣而還於別宮顧猶尊之以大聖皇帝何邪其罪不特在武氏矣先儒胡寅追咎當時大臣不能數其九大罪而廢之以為千古遺恨嗚呼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還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質實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

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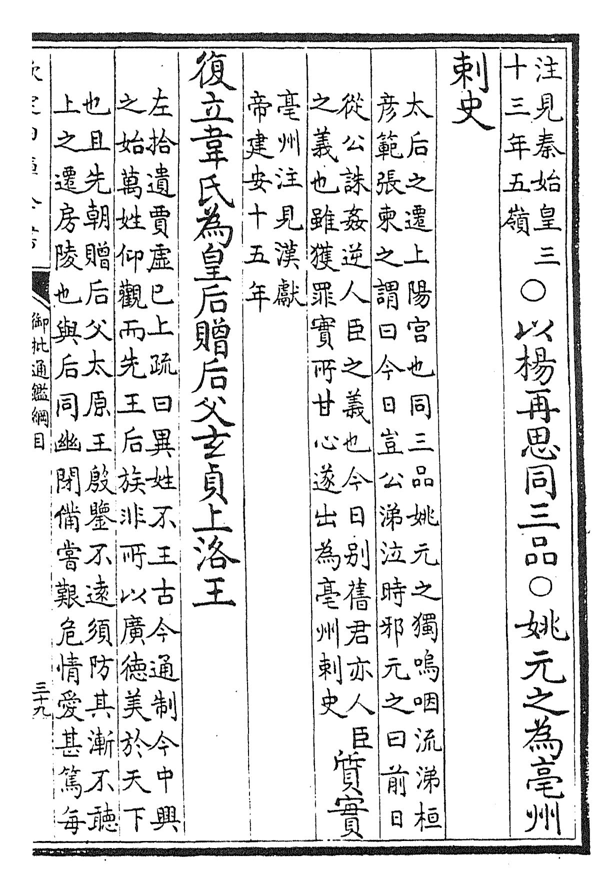
集覽 禪位董賢漢哀帝置酒麒麟殿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五年

書法 此書復國號曰唐世史書革去周號何武氏所以據尊位臨萬方以臣其人民者豈盡出其智力哉因唐之勢耳彼其革去唐號而稱曰周特見於稱呼施之文移焉耳人心天意之在唐者固未嘗有渝也武氏一旦去位則唐之社稷固自如也又何俟於復哉革去周號唐斯在矣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質實 嶺南道名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嶺

○以楊再思同三品○姚元之爲亳州刺史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爲亳州刺史　臣質實　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

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集覽 殷鑒不遠詩蕩篇文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執左道以亂政記王制文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質實 上洛郡名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書法 前書立韋氏為皇后矣中宗被廢則韋氏為廬陵王妃可知也然中宗雖書廢而綱目每

歲皆以帝書不予武氏之廢之云耳帝既復位則后正位中宮亦不言可知也其必以復立書何著唐再禍之始也帝既復位唐復為唐韋后復立唐必再禍特書復立若曰唐室之禍復自此始矣復之故重書之凡事有不必書復而書復者綱目皆有深意焉韋氏未嘗書廢而書復立為皇后以為不可立者也崔旰未嘗書譴而書復使還鎮以為不可使還者也代宗大歷三年皆惜之之辭也然則武士彠再書贈矣不書后父玄貞則何以書書后父見中宗之汲汲於韋氏猶前日也武氏立為后十七年而後追王其父韋氏復立首贈后父以王綱目聯書之中宗反正以來之初政可知矣

癸丑春秋襄十四年書衛侯出奔二十五年書衛侯入于夷儀當其失國之時皆書其爵至二十六年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追其復國之後反書其名蓋衛侯在外十有二年而德弗加進一旦得

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是以春秋深貶而名之爾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今中宗横罹廢黜二十餘年困心衡慮多於衛侯淹恤之日反位未幾故態復作果何為哉況其嗣位之初止以韋玄貞之故貽禍擯黜今縱念不到此亦獨不思母氏亂唐不過出於女禍則夫懲創前失尤當裁抑女寵於動心忍性之餘胡可反聽牝雞之晨復蹈亂亡之轍者哉昔太甲顛覆厥度伊尹放之於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卒能復辟為賢德之君中宗幽廢不為不久而其狂愚之惡曾弗之改故綱目於韋氏之立既書曰復而於上洛王之贈則特揭后父書之所以著其困而弗革雖得復國猶非其國也嗚呼觀綱目所書中宗初政若此真所謂下愚不移之性者矣廢於母弑於妻又誰咎哉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

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

集覽 產祿猶在喻武三思尚未除去也漢高后時呂產呂祿皆以外戚居中用事後並伏誅噬臍無及左傳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齧臍腹喻不可及也

質實 朝邑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劉幽求冀州武強人安樂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狄道掖庭獄名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婕妤婦官名注同上太始三年雙陸博具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按堵注見代宗大歷八年

發明 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故綱目書以武三思為司空專罪中宗而未暇責及五王者端本澄源之論首惡必有所歸也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質實均州注見晋元帝建武元年武當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

質實祝欽明京兆人

○三月流酷吏於嶺南死者追貶之所破家皆復資蔭○以袁恕己為中書令○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恩中宗之復事草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名而来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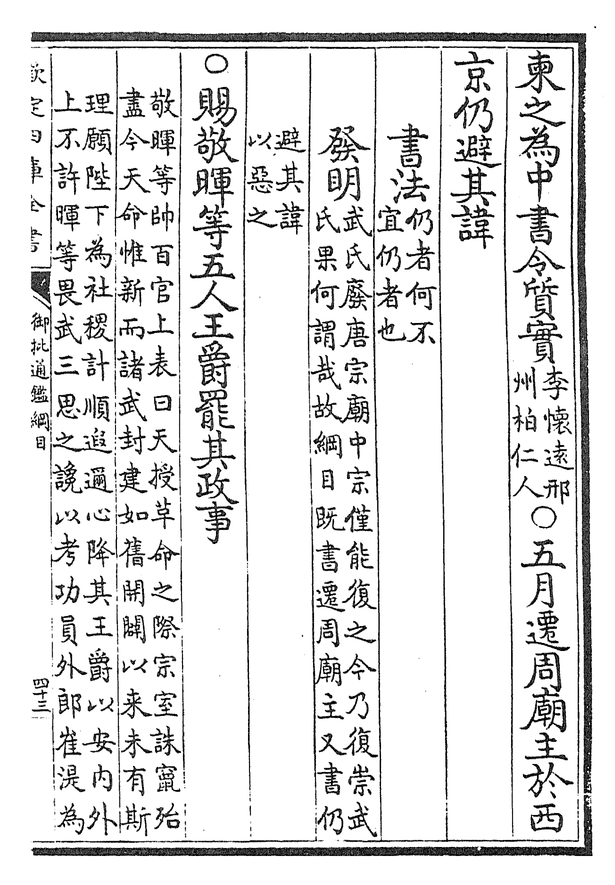
安車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書法　監學清流長官要職而以方士居之直書而貶義自見矣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暐並同三品張



東之為中書令質實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五月遷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

書法仍者何不宜仍者也

發明武氏篡唐宗廟中宗僅能復之今乃復崇武氏果何謂哉故綱目既書遷周廟主又書仍避其諱以惡之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

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謟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暐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

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静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葅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集覽湜丞職反愔揖淫反質實崔湜定州人仁師之孫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平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云扶陽縣名隋初所置於扶水之北故名屬庸州唐屬費州宋廢之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五里漢陽縣名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博陵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書法特筆也霍氏之將誅書罷其屯兵五王之將禍書罷其政事皆特筆也綱目於此凜凜矣

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

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質實]畢構偃師人卓之三世孫潤州注見晋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以宋璟為黄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黄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矦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産禄之事乎[質實]復子明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

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集覽由衷之請言此請出於衷心之誠然也衷與中通左傳隱三年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集覽喪出母三年出母謂為父所出者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記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又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又喪服小記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高宗時武后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書法此天后表十二事之故步也而皆從之父子一轍矣綱目前書行之高宗上元元年此書

從之是年
深譏之也

發明 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弗知戒如中宗之寵韋庶人是已況望其遠鑒前世乎書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惡可知矣

降河內王武懿宗爵為公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 ○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質實 豆盧欽望雍州人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洛水溢質實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不知州事質實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

能兩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質實 宋務光西河人

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

其儀如太原王故事尋進封酆王

質實 太原王故事高宗贈武士彠為太原王事在咸淳元年酆縣名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書法 楊震書改葬嘉禮賢也此其書何譏私也復位一月而追贈越八月而改葬中宗於后父亦拳拳甚矣終綱目臣書改葬二詳漢安帝延光四年宋路太后唐息隱王不與焉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冬十

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書法 帝后並書何譏也失尊無二上之義矣綱目以羣臣上冠之罪羣臣也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考異作上當作帝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集覽 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注見陳 質實 清源縣名注見周宣帝太建十一年 王二十七年梗陽 赧

書法 凡書觀譏也觀戲甚矣終綱目書觀十 詳漢後主建興十四年而中宗六年三書焉 是年

景龍三年四年
帝亦早自縱矣

發明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泯此觀潑寒胡戲之類所以皆書于冊為世鑑也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宫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隂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濱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户於冢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惱容容循默坐視五

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啟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集覽 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皆兩容之也循默謂因循守職靜默不語也又容容多厚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質實 諒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冢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韓瑗京兆三原人仲良之子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乾陵注見嗣聖元年

發明 丘濬曰武氏自稱皇帝中宗復位又尊之以為則天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書之可也而綱目乃以皇太后武氏書之蓋不予其為皇帝也是何也女不可以統男皇帝本非婦人女子之所得而稱者也書之曰太后武氏崩則凡其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

非所宜也如是書之不啻足矣今史綱直斥其姓名而且以死書何嗚呼武氏起自閭閻使其不入宫闈一匹婦耳所以生得為后死得書崩徒以其作配高宗以承唐家之宗祀焉耳今武氏為人妻則淫蕩為人妾則妬害為人母則殘虐為人婦則廢人之宗祀滅人之國祚殺人之族屬凡其一生所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絶人之宗祀不知其凡幾百千萬矣其於李氏固已義絶葬不可以列李氏之園陵祭不可以入李氏之宗廟由是觀之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婦人耳死全首領固已為幸而又稱之以為后書之以為崩何以誅絶其既往而示戒於將來哉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之為愈

户部奏是歲天下户口之數

户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書法 書户口之數始此終綱目書户口數七是年 玄宗開元十四年二十八年天寶十三年代宗廣德二年文宗開成四年武宗會昌五年兵民數一德宗建中元年皆唐也

丙午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質實 安樂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狄道

書法 書開府置官屬多矣未有以公主書者公主而有此制中宗之猶也直書譏之

發明武氏雖曰亂唐然大權在己政出于一故能控制四海踰二十年今中宗以陽德居尊胡為反縱女謁甚至下令特令公主開府置官屬書之于册不惟逺愧乃祖亦且近愧乃母矣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彦範南陽王袁恕己為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彦範洛州恕己豫州尋復左遷逺郡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二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詔與皇后敘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書法自武氏始書僧拜官於是再見僧道五品是襲武氏之跡也再亂宜矣終綱目書僧有官三懷義慧範不空書道士有官三崇恩劉玄靜杜光庭本教官稱不與焉

發明夫所謂僧道士者果何物哉就其本法言之清虛寂滅者也而乃加以品秩不惟王法之所不容是亦彼法之所惡者書之于冊豈不深可為笑而適足以為戒哉

置十道巡察使考異提要置上當有圈子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質實姜師度魏州魏縣人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

州人李傑相州滏陽人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竊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質實

宋之問西河人武當縣名注見晋元帝建武元年比干廟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焔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禄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

集覽周來之甚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皆酷吏之尤者

質實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魏元忠宋州宋城人酸棗縣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左道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

書法嘗書置員外同正官矣未書大也於是始書大書大何譏濫也中外合三千餘人其濫莫甚於此矣

發明前書公主置官屬此書大置員外官亂政若此不亡得乎

夏四月李懷遠致仕○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

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誣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質實

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蘇珦藍田人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不軌注見漢靈帝

光和五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二年

書法隱士書殺韋祖思見之矣晉恭帝元熙元年於是再見殺至處士而中宗之為君可知矣月將以諫見殺曷為不以諫者書是年若曰韋氏宮掖之慝德雖山林之人皆知之矣而帝不之悟書處士所以病中宗也然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亦出位甚矣書交病之

發明廬陵不道無足論者然綱目上書殺處士韋月將下書以尹思貞宋璟為刺史又以著二人因諫見貶爾彼其淫刑濫殺既戮言者又逐諫臣未幾身弑統絕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實乾陵高宗之墓注見嗣聖元年

書法 后葬不地合葬也於乾陵常矣其書何罪大臣也武氏得罪宗廟溝而絶之可矣乃合葬馬特書於乾陵所以譏大臣之不能斷也是故唐后之葬惟則天書乾陵不宜合而合也惟興慶書景陵之側宜合而不合也宣宗大中三年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漢宣帝本始三年

○六月貶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暐為遠州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彦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已竇州玄暐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勲封集覽崖州在海外漢珠崖郡也唐改崖州今吉陽軍是瀧州瀧音雙今廣東德慶府瀧水縣是新州秦南海郡也梁武置新州屬廣東竇州漢合浦地唐置竇州尋改高州白州今鬱林州博

白縣是在廣西

質實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一統志云瀧州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置龍鄉縣尋改為平原縣置平原郡梁兼置瀧州隋初郡廢改平原曰瀧水縣大業初改州為永熙郡唐初復置改為瀧州天寶初改為開陽郡乾元初復為瀧州宋初州罷以瀧水縣屬康州元屬德慶路本朝初改隸肇慶府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竇州本秦南海郡地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唐置信義縣為南扶州治貞觀初州罷以縣隸瀧州尋於縣置竇州宋以特亮譚峩懷德三縣併入信義改為信宜縣熙寧中竇州廢以縣屬高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高州府白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

加周仁軌鎮國大將軍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甯承基逼取其女玄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是廣州都督周

仁軌討孫基斬之故有是命及韋氏敗仁軌亦誅 質實 欽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質實 姚珽陝州峽石人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以李嶠為中書令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質實 銓衡注見晉哀帝興寧二年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
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
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
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彦範於瀼州
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崔湜說三思
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
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
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令左右縛
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
之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
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
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
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
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
訥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
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集覽

瓊州在海外唐以崖州之瓊山置瓊州瀼州瀼音曩廣南化外唐置瀼州環州廣南化外唐開生獠置環州古州廣南溪洞有古州八萬洞屬思州掊地以手把土也代間代猶言世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朝隱三原人瓊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環州注見本年鳴沙及原會古州莫詳沿革唯黎平府城西六十里有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乃元初所置本朝改為古州蠻夷長官司仍屬馬未知是否姑録之以備參考貴州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定州宗楚客蒲州人宋之遜西河人

書法 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暉等也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為所殺咎在我也終綱目書為所殺十詳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張飛五王皆譏不在人也

發明 入綱目以來濫刑濫殺固亦多矣未有書其人為其人所殺者今五王之死所書乃爾何

哉武氏亂唐人神共怒敬暉等并謀協智不遺餘力僅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大義數武氏滅唐社稷之罪廢而絕之然後取其黨與族類必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大惡布告中外庶幾上答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海臣民之憤若弗暇也夫何謀之不臧僅能誅二張等輩而禍本亂根反置不問遂使餘燼復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如机上肉故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殺敬暉等而書暉等為三思所殺變文起義若曰三思非能殺暉等暉等自為三思所殺耳書法如此所以痛恨諸人不知大義失於處斷以至此極是以深為歎惜之也然則三思獨無貶乎曰傾覆社稷之黨迷國亂朝之賊濁穢宮闈之徒其惡猶待貶絕而後見乎

冬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集覽 碾磑碾女箭反磑五對反皆磨屬所以礱穀出米者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右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質實 雍岐二州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岐注見周顯王八年

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儋耳

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集覽 默啜突厥君長名鳴沙故靈州縣咸亨初以為安樂州治小說靈州有沙踐之有聲故曰鳴沙五代晉高居誨使于

閫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沙行五百里至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出天門關又西出玉門關西至瓜州州南千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沙吒虜複姓吒知加反卻穀春秋晉文公之元帥也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高宗儀鳳三年蒐卒乘練習士卒車乘也左傳成十六年蒐乘補卒

質實

一統志云鳴沙古鎮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故名後周移置會州於此尋廢隋初置環州及鳴沙縣大業初州罷唐貞觀中復置環州尋廢以縣屬靈州神龍初為默啜所據咸通中收復仍於鳴沙縣置安樂州以處吐谷渾部落後沒于吐蕃大中間收復改置威州徙治方渠以鳴沙為屬縣元初於此立鳴沙州今廢故城在寧夏衛城東南一百五十里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原會等州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會州本秦漢時北地郡地後

魏為鎮屬靈州後周置會州隋初改曰環州大業初州罷以其地屬靈武郡唐初復置會州貞觀初更置環州咸亨中改置安樂州大中間改置威州五代初廢晉復置威州治方渠縣周復改曰環州置通遠軍宋環州治通遠縣金因之元以通遠縣省入州屬鞏昌路本朝改為環縣屬慶陽府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郤縠行唐人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公曰何以知其可也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必知御兵之道公乃使縠將中軍使郤溱佐之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杜預杜陵人畿之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晉武帝時為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為征南將軍決策平吳以功封為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傳世

謹案第十九頁前六行大州莫詳沿革按大州敬

暉傳作太州地理志華州華陰郡垂拱二年避

武氏諱曰太州神龍元年復故名暉刺華時正

為太州也又傳明言暉為衞州刺史遷夏官侍

郎出為太州刺史此謂大當作衞者誤

第二十四頁後二行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按前

注言在平州者非此碣石也集覽近是此誤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太子僕崔貞慎等按馬懷素

傳作太僕崔貞慎與此異

第三十頁後七行陜州峽石人刋本峽訛陜據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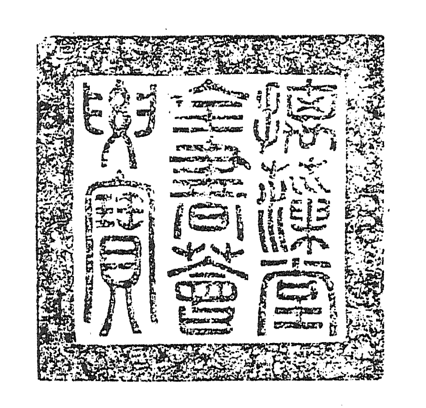
崇傳改

第五十五頁前三行古州莫詳沿革按地理志嶺

南道古州樂興郡貞觀十二年置此失考

第五十七頁前三行晉文公之元帥也刋本元作

謀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